國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十期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版

瞭望台

從中國看世界

今天的世界大事莫大於古老中國的大變。在最近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中國」將一直成爲世界政治新聞的頭號標題吧。今天中國的人民，顯然是處身在世界舞台水銀燈光的照射下了。

從中國看世界，彷彿覺得舊的世界在繞着新的中國打旋轉。這樣的說倒不是「妄自尊大」，而是說，新的中國已擠上了世界歷史發展的最前列，已站到了從來未有的主動的地位。我們不能忽視中國的變化對於世界軍事、政治及經濟的影響，不能忽視它對世界被壓迫人民解放運動的鼓舞，不能忽視它對世界戰爭集團狂妄企圖的打擊，更不能忽視它對世界和平乃至人類前途的貢獻。

舉一個例，外國强權者一向輪流着充當中國的主人。但隨着局勢的變化，他們已面臨着被「請」出去的命運。在以前，他們可以爲所欲爲，「援」所欲「援」。在今天，他們固然從未放棄重溫舊夢的幻想，固然仍想盡量抓住可抓的一切。但殘酷的現實終將是無情的。現在，他們至少已不能走直線，而只能走曲線；已不能做什麼什麼，而只能說這樣做那樣了。

軍事集團狂

在中國乃至世界人民的和平力量空前的抬頭下，新戰爭煽動者的叫囂愈來愈響了。强權的外交官員和將軍們，完全被「武力解決」衝昏了頭腦。他們要再度掀起一次世界的大屠殺，使全世界人民淪於無限的災難、悲慘和破壞的深淵中。

言論並非止於言論，言論後面還繼之以行動。試看今天西方强權國家瘋狂的擴軍比賽，愈演愈烈。試看東一個西一個的軍事集[illegible]公約正在加緊進行；援助日本、菲律賓、南韓另有計劃；東方反共聯盟的醞釀已非一日。這一切已成未成的軍事集團雖然打着「反蘇反共」的幌子，但其終極目的，却在囊括地球，奴役世界的人民。

從大西洋到地中海

美國務卿阿契遜宣佈，美國和英、法、荷、比、盧、加、挪七國已完成了大西洋公約的最後談判，公約全文定於十八日公佈，下月初旬簽字。從事實上看來，這個公約的範圍似乎還不止此。丹麥外長賴斯慕森近正訪美，就是爲了談判丹麥加入公約的問題。冰島的代表已啓程飛往華盛頓，葡萄牙亦可能被拉入。聯合社十三日電稱：「在新的聯防制度中，葡萄牙在大西洋的地位具有極大的重要性，華盛頓外交家認爲葡萄牙行動的時間儘還來得及，雖然她至今尚無確定的表示」。看來，美國是不肯放過這些國家的，因爲「丹麥、冰島和葡萄牙控制着大西洋中戰略的空軍基地。丹麥控制着格林蘭。葡萄牙掌握着亞速爾。」（同上聯合電）又據莫斯科「文學報」載稱：「芬蘭總理法哥霍姆曾與美國軍事參贊舉行秘密會談，並偏袒西方國家」（十二日倫敦廣播），可知美國活動的觸角是無孔不入的。

目錄

編輯發行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社址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五三九三四二

本刊訂價（暫限二月）
平寄：四千八百元
航平：七千二百元

訂戶三大權利
(一)訂閱期內刊郵費不漲價
(二)訂戶購本版書七五折優待
(三)義務代辦書刊
・注意・上列訂費，概以三月十九日至三月廿五日上海收信郵戳爲準

大西洋還不够。地中海聯防公約亦在華盛頓導演下積極進行中。美國軍人的目的，顯然要使地中海國家成爲反蘇的軍事基地。

西班牙已成了被羅致的重要對象。美國巳不顧聯合國的決議，對西班牙恩寵有加。如美國助理國務卿魯斯克最近竟說：「美國始終爲聯合國對佛朗哥西班牙的譴責，感到疑慮。美國始終未認爲西班牙可能威脅和平。」（合衆社十三日電）

西班牙呢？自然趁此機會裝腔作勢了。西班牙外交部發言人最近表示西班牙倘被排斥在大西洋公約之外，她就不打算加入地中海公約。他說：「大西洋是『我們』的海，也是北非的海。如果你們眞要打蘇聯，爲什麼有意地把這個惟一劃盡了共產黨的國家，排斥在西方集團之外？」

西班牙的「身價」如此，華盛頓也許將加以重視吧。

據莫斯科「紅色艦隊」報稱：「土耳其將被派担任東方海軍根據地的任務。土耳其的海港正在迅速修建，美國且巳載運大批潛水艇和水雷。到亞歷山大立塔、麥欲拿和伊慈米爾去。居不魯斯正在改造爲英美的軍事根據地。西西里島也進行着軍事的建設。在美國的地中海計劃中，義大利被派担任了特殊的任務。美國的計劃還打算深入非洲，因爲非洲擁有着巨大的戰略原料的資源。」

紐約先鋒論壇報曾就大西洋公約提出了幾個問題，大致這樣：（一）美國究能給予何種保證？（二）大西洋公約的防線在那裏？（三）英法義國內的反響如何？（四）北歐諸國的前途如何？

眼前的事實差不多巳回答了這些問題。（一）美國的保證至今還是空洞的。據路透十四日電稱：「艾森豪將被任爲大西洋公約國家聯軍總司令，惟名義可能改爲不甚響亮的稱號，俾不至抵觸美國憲法。」連派遣一個司令都有如此的顧忌，要美國派大軍長駐歐洲自更成問題。（二）假定大西洋公約的防線是在法國和義大利，當年號稱堅强的馬其諾防線尙且不堪一擊，現在法義和英國的軍事力量巳不如戰前遠甚，它們能撐得住麼？（三）英法義諸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大西洋公約是一致的，還看了各該國人民領袖的言論就可知道。誠如義大利社會黨領袖南尼說：「政府主張加入大西洋公約，其嚴重性實過於墨索里尼政府於一九三九年決議加入軸心公約」。墨索里尼早在昨天失敗了，今天懷着同樣目的的西方統治者，不重踏他的覆轍麼？（四）北歐諸國如丹麥和挪威的統治者儘管甘心自投羅網，但至今瑞典仍取穩重態度，還不敢放棄一向的中立政策。北歐諸國，原是有中立的路可走的，現在却一脚踏入戰爭的陣營，那是自求戰禍！

誰能打勝仗？

跟組織軍事集團同時進行的是武器的誇耀。最近美國通信社盛傳着美國巳製成了大量的噴氣發動的重轟炸機，可以從高空載運大量的原子彈，使蘇聯現有的防禦力量「莫之能禦」（見十五日字林西報）。

原子彈能够毀滅蘇聯麼？從純技術上來說，用現有重轟炸機裝運少量的原子彈並不能發生重大的作用。就算美國現在巳有了噴氣發動的重轟炸機（在最近期內，絕不可能達到有決定意義的數目），可以裝運大量的原子彈，那末據估計，即使在最「有利」的條件下，也不能消滅蘇聯四千萬以上的人口，和摧毀她工業的百分之五十（見勃蘭凱特：「原子能論」）。

從軍事政治方面來說，甚至李普曼之流都在担心，如果美國發動了反蘇的原子彈戰爭，她在軍事上的地位，是不可能阻止蘇聯佔領歐洲、中東乃至遠東的許多地方。美國在歐洲既沒有適當的陸軍可以阻止蘇聯，那自然只有靠法國義大利低地國家以及英國陸軍去對付。可是，今天西歐，特別是法國和義大利的緊張情形，應該足使頭腦清醒的美國人明白他們所採取的政策是只有招致危險的。

有一點必須補充，即在事實上，蘇聯雖儘有力量能够佔領歐亞的許多地方，但蘇聯却未必就會這麼做。蘇聯只有根據了充份的軍事和經濟的理由，纔來這一手。如其許多國家宣佈中立和保衛中立，那末她們儘能維持着中立。由此可見，像挪威這樣的拒絕蘇聯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僅就其本身的利益和安全說，也是如何愚蠢啊！

如果說，唯武器論和杜黑（Douhet）主義（卽空軍至上主義）在以前還有其價値的話，一九四八年這一年，却巳經完全把它們粉碎了。美國軍事評論家威爾納寫道：「一九四八年內，全世界軍事上的主要事件，是中國、巴力斯坦和希臘的戰爭。在這些各地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是戰鬥的人力和優勢的政治和軍事組織。這些戰果，巳粉碎了一種認爲少數人以優勢武器進行高度技術性的戰爭可以保證勝利的理論。平民的軍隊可以鍛鍊爲眞正的軍隊。職業性的軍隊儘管擁有較強的武器，反而變得分崩離析。」

從中國看世界，可知誰能打勝仗，是很明白的事。

● 東南亞聯盟

最近以來，西方叫嚷的是大西洋聯防和地中海公約；在東方，則是東南亞聯盟。這三者，無疑一脈相通，目的都在組織軍事的集團。這一星期中，大英帝國的要人都紛紛到東南亞各地訪問，顯與籌組東南亞聯盟有關。其中最値得注意的有英國保守黨副領袖艾登，有聯合王國殖民部次長李斯杜威爾（Listowel）。

李斯杜威爾正和澳洲總理齊夫萊（Joseph Chifley）會談，商討下列防禦制度的問題：（一）英帝國各自治領應分担戰略區的責任；（二）在領土毗連或戰略上利害攸關的國家，應覓取互相合作的方法。例如美國應被邀請參加太平洋區，法國和荷蘭應邀其參加澳洲以北的區域。（十二日路透電）

「東南亞聯盟」自然少不了印度。但英國與印度的尼赫魯之間最近似乎有着多少的「不快」。例如倫敦的星期泰晤士報（保守黨）「對於印度的態度頗感焦慮，認爲印度總理尼赫魯最近會表示印度不久卽將脫離英國獨立。」

澳洲外長伊瓦特到了倫敦，似乎有替尼赫魯「游說」的樣子。合衆社十一日電稱：「伊瓦特屢次壁稱，在東南亞諸國中，惟有印度彊固有力，足爲反共的堡壘。因此之故，他力勸艾德禮和貝文，務必盡力促成自治領間工作計劃的協定，而允許印度作爲獨立的共和國，在與自治領各國聯繫中負起責任。」

尼赫魯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英國要「借重」他，他也就扒此以擴展自己的地位。況且現在還有美援，更有把戲可玩。不過他走的旣是英美路線，翻來翻去，自然翻不出如來佛掌心。一句話，尼赫魯使約翰歡喜，也使約翰有些頭痛。

如戰前遠甚，它們能撐得住嗎？（三）英法義諸國，那末她們僅能維持着中立。由此可見，像挪威這樣，魯便約翰歡喜，也使約翰有些頭痛。

美國跳了

曹孟白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結束，德日義的舊軸心是瓦解了；隨着以美國爲主英國爲從的新軸心又在形成中。

因爲美國是一個兩洋的國家，所以她的觸角便分向兩洋的彼岸伸張。一方面，在英法的幫助下，於是有所謂馬歇爾計劃與進行中的大西洋公約。另一方面，在美國的直接控制或影響下，普遍激起太平洋的政治逆流。中國、日本、朝鮮、南洋、印度都在這股逆流衝擊之中。最近新德里的會議以及半年來東南亞反共聯盟的醞釀：都可見新軸心的形成已是日趨積極了。

× × ×

在太平洋區域，一個「友善的」中國原是美國新十字軍的一支主力。在這裏，美國投下了四五十億金元的政治性資本，但是收穫的却是絕望和苦惱。一月二十七日「紐約星報」曾邀請十多位美國的遠東問題專家舉行了一次座談會，討論到「中國局勢變了，美國怎麼辦？」（譯載本刊九卷六期）他們的意見十分分歧，很可以反映一般美國人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大體上說，可以分爲三派。一派主張蠻幹到底；一派主張贊助民主力量；另一派則認爲「我們（按指美國人）應該讓美國代表留在中國，盡可能的與中共區域維持接觸。中共繼承了國民黨的混亂，當然將面臨巨大的問題，而必須尋求我們的合作，更可能給我們以大好的機會，來支持最後的反共運動。」這幾句話便是曾在中國居住十七年前任美國駐華新聞處長費正清所說的。他這種觀點似乎已爲美國務院所採取。不過費正清在中國居住的年資及其對中國的瞭解，恐怕還遠不如若干老牌中國通，所以費正清只主張「盡可能與中共區域維持接觸……」，而同時却「避免任何在流亡中支持它（現政權）的義務。」但美國今後的對華政策，恰恰是兩面的作法。最近司徒大使力促南京團結與革新，麥克阿瑟要求死守中國海岸港口，美國又有五十位參議員聯署簽名建議國務院援華新貸款十五億，這些不都是表示美國企圖對南中國作最後的支持與挽救麼？縱然這是一種絕望的嘗試和努力，但在目前美國是不甘願放棄這種嘗試和努力的。

× × ×

由於美國對中國的失望甚至絕望，所以她希望在太平洋其他地方翻本。日本和朝鮮便是首先被選擇的對象。整個日本和半個朝鮮都完全在美國控制之下，麥克阿瑟竭力扶植日本帝國復興培養南鮮反動勢力，以便和「友善的」中國聯合起來，完成對蘇聯的大包圍，重溫東亞反共同盟的舊夢。可是中國局勢突變，日支韓的三角架缺了一角，連其他兩角也站不穩了。日本這個國家，如果仍走帝國主義的老路，國內不能民主化，人民的生活便不能改善，剩餘的商品和資本又得向外找出路。可能的出路有兩條，一是中國，二是南洋。原來華爾街的打算是資本美國，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但新的中國非舊的可比了，中國不能再作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此路不通」，而南洋又是各強權者及其聯盟者即土著大資本家的禁臠，日本自然是望「洋」興嘆。凡是強權國家都有「不輸出即死亡」的危險。由此可見日本在美國管制下實在沒有前途，被管制者沒有出路，那末管制者也就感覺煩悶了，尤其當日本人民多數覺醒的時候更不好辦，除非美國驅使日本走向戰爭，對外侵略，便解決不了日本的出路問題。但日本人一旦冒險發動戰爭了，美國人可不能置身事外、火中取栗的。日本反要變成美國的負担。

× × ×

除了日本、朝鮮以外，美國可能翻本的地方便是南洋和印度。現在不少美國人正在焦慮：「假如中國落入了共產主義的軸心，印度和東南亞也將毫無抵抗的過去了。」這種焦慮，自然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爲，中國和南洋、印度的關係，就地理上說，越南、暹羅、緬甸、印度都和中國領土相接，並可到馬來亞。中越之間有兩條鐵路，即滇越路和正待完成的桂越路；中印緬之間有滇緬或中印公路。海路更是好便，由粵閩海港可以遠至荷印與菲律賓。就種族上說，南洋的華僑有八百萬，集中在馬來、荷印和暹羅的尤其多，就歷史上說，南洋很多地方，是中國舊日的藩屬，中國人且在暹羅作過王帝。就經濟上說，南洋的農產品可以和中國的輕工業品互通有無，況且南洋當地許多產業都是華僑所開創與經營的。就政治上說，南洋各邦都是被壓迫民族，民族運動一向很昂揚，近年「共產主義的瘟疫」也傳染得快而且廣，如越南、緬甸、馬來等地便是如此。既然彼此有着這麼密切的關係，無怪當中國局勢發生變化時，美英法荷等國要感到恐懼了。這些國家在南洋老早（現在更然）就採取了下列種種步驟，以應付共產主義的「威脅」：（一）各殖民帝國狠狠合作。他們之間，雖然有利害衝突，但對待殖民地的民族獨立以及人民解放運動，却是採取一致立場，如法國對越南、荷蘭對印尼、英國對緬甸、美國對菲律賓壓迫，都是彼此維護協助。而此種壓迫的精神支持以及物質援助者，則是美國和英國。（二）外來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大資產階級及大地主互相勾結。他們之間原也有衝突的，如中國之於日本，印度、緬甸之於英國，印尼之於荷蘭，但後來這些帝國主義者或因戰爭失敗或受應戰爭損害而放戀其控制，民族大資本家得以分享潤餘，竟致化敵爲友，共同對付人民的民主要求，印度的尼赫魯、緬甸的德欽努，印尼共和國的一部份首腦，便都是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背叛者。（三）挑撥民族間的仇恨，以達「分而治之」的目的。比如印回之間的衝突，德欽努與喀倫族之間的戰爭，暹羅、荷印、菲律賓等地的排華，便都是這種邪惡的動機所驅使。（四）製造恐共的氣氛，藉以排除異己。比如馬來政府隨便把紅帽子送給華僑，將其殺害或驅逐出境。暹羅鑾披汶政權也是如此。現在美英在南洋、印度強調中國等地局勢演變的可怕，尼赫魯之輩又同聲響應，企圖進而組織東南亞防共聯盟，新德里會議便是向此目標邁進的。（五）拆散民主力量。帝國主義及其合作者，採用各種方法，將民主力量拆散，使民主陣營破裂，甚至自相殘殺——總之，在美國星條旗下的新十字軍，是要集合一切反動落後的勢力，阻擾眞正的民族獨立運動，消滅自救的人民解放運動，以便利強權者（首先是華爾街）的侵略和買辦官僚資本及封建主義的剝削。因此，必然要引起南洋千萬人的憤怒和反抗。

× × ×

亞洲是世界的一環，中國又是亞洲的一環。我們要瞭解美國的對華政策和亞洲政策，必須要瞭解她的世界政策，即整個外交政策。外交和內政是分不開的。我們知道了美國立國的根本精神，也就知道她外交的主要動向了。山姆叔這位二十世紀的唐吉訶德，帶着她的僕從桑科——約翰牛，滿懷保衛獨佔資本利益撲滅共產主義魔鬼的「俠義」精神，到處闖禍，弄得頭破血流，在中國得的教訓尤其悽慘，但是也還是不肯罷休，硬要繼續他的行程。看來，美國又要和德日義軸心國一樣，重演一個歷史的悲劇角色了，不過，這幕悲劇還沒有達到高潮以前，由於千萬人的努力，也許會化悲爲喜劇。中國無疑是這幕歷史劇的導演人之一，中國的命運轉變了亞洲的命運，也大大影響到了世界的命運。而尤其重要的一點是：決定中國命運的是中國人，將不會是美國人。現在美英爲了南洋、印度的命運活着急，其實大可不必，因爲決定南洋、印度命運的，固然決不會是美國人英國人，也不會是中國人，而是南洋、印度千千萬萬的人民。在此，我們不妨仿蔣百里先生的口吻說一句話：「美國跳，我們笑」！

從「C字」到弓形

——英美在亞洲的新計劃

慕松

華盛頓的謀略

合衆社二月十日華盛頓電稱：

「此間現有許多證據足以證明……美國對於殘餘的『自由中國』將繼續予以軍事經濟支持。倘若此項政策經官方證實，則相信對於歐洲及遠東以外世界各處，將有可注意的含義。就現有局勢而論，此等含義似可概述如下：（一）不管中共軍事勝利如何，美國將不承認中共政府。（二）倘聯合國中蘇聯集團希望在安理會中增加贊助蘇聯的一票，則此種希望大概將被打消。（三）刻在中共控制區的歐美商業利益，大概將聽其自行照料，……。（四）在華南設立一新的『民主反抗陣線』，可能使美國納稅人擔負十億美元新援華計劃（否則此等援款可供經合署使用）。美國有心繼續承認現有的中國政府（卽使「流亡」，亦繼續承認）之幕後理由，相信包括軍略與政治的兩種，美參議員麥卡倫上週在此間的演說，相信足以表示美國官方的大多數意見，他警告說：『中國是亞洲的樞紐。一九三一年日本認識此點。我們最後進行了一次大戰，以阻止日本控制東亞。今天蘇聯認識中國在亞洲的重要，企圖在日本失敗的地方獲得成功』。他促請美國國會通過六億至七億美元的軍火援助，……同時請予二億至三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麥氏所言似代表美官方縝密擬出的計劃。」

在中國局勢的演變中，這個計劃，原在意料之內。計劃的目的如何呢？美國「外交政策公報」說得很明白，希望「可能組織『自由主義』的政權，從而和共產黨談判和平，成立聯合政府。這種發展可能平衡共產黨的力量，藉以防止極端主義的政策，並且保護對我們友好的中國人」（原見去年十二月廿六日該公報）。

但美國同時意識到它的政策行不通。為了保護其「友好的中國人」，因此把它整個計劃的重心放在華南。這跡象已經日趨明顯，例如：一、經合署署長賴普漢等，二月上旬，遊了台灣，又去廣州。賴氏的足印，正說明了美國的心計。賴氏在穗聲明：「只要政府在華南站得穩脚根，有決心革新政治，反蘇反共到底，美援是不會遽爾中止的」。二、陳納德準備開闢西南西北至越南的新航線，由海防而昆明，轉重慶成都，到漢中蘭州直達寧夏。民航大隊的新航線，實際上是連接西南西北集團的大動脈，機翼裏夾帶些什麼貨物最值得注意。三、美國西太平洋艦隊總司令白吉爾，三月初去台看了新兵。他早就宣佈，青島雖係總部所在地，假使局勢需要，計劃把艦隊分調到中國沿海。在外電頻傳台灣應由盟方（按卽美軍）管理之時，他的台灣之行，不用多解釋。這裏都是隨手拈來的例子，而在南京，司徒忙於宴請各地赴京政要，接觸頻繁。綜觀這個政策的要義，可以從下面一段評論中看出來：

「……地方集團在形成中。美國工作已久，放棄『中央』（沒有辦法時），分散於地方，分別援助他們。這個最後的防禦線是C字形的。由大西北起筆，中經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尾巴翹到閩台，以至浙江沿海。用C字形包圍新中國，他們分成幾個地方集團，集團與集團之間有聯繫，彼此統一在聯繫之中。

就整個形勢說，這一防禦線乃退守中國邊圍，盡可能擴大邊圍的深度。給新的中國鑲上白色的花邊。不要小視了他們，……不論政治上、戰略上，將來都是擾亂中國的凍結（今天尙未凍結）因素……他們是有期待的，自以為今天是『淺水龍被困在沙灘』。時機一到，他們將風雲際會，從四方打來，大會諸侯於中國的心臟部。那機會是什麼呢？——第三次世界大戰。

分析這C字形，一方面是敗退的事實使然。另方面又是美國反蘇的戰略要求。……美國探險西康，康藏公路之通印度，由廣州灣經桂入川出甘肅幹道的籌劃，都不是偶然的，都有深長的軍事陰謀。……美國利用這個C字防線，主觀願望是要包圍中國革命，準備進攻蘇聯」（引自二月十日港版大公報社評）。C字形的防禦線，在美國（英國）全部東方謀略中，只是一個步驟，另一個步驟是組織：

弓形的陣線

以包圍變化深刻的亞洲大陸，保衛美英在東南亞的特殊地位。我們先由日本說起。日本在美國扶植之下，日漸復興起來，已成美國軍事經濟體制的一翼，配合其在遠東追求的目的。但在瀋陽易手以後，由於中國局勢變動，東京與華盛頓之間發生一個問題：日本對美國具有幾許價值？這裏面埋藏着美國在世界戰略上歐亞兩派的紛爭，再縮小說，牽涉了對華政策上急進與穩健兩派之爭（他們在基本上都奉行一種政策的）。二月初，美陸長羅雅爾及國防部作戰計劃處長魏德邁到東京以後，這種爭執表面化了。

日本在美國棋盤上當然是一顆有用的棋子。因為它本身是個踏上大陸作戰的基地，又有兵工廠與鉅額善戰的陸軍。可是中國東北形勢的改變，使足以掩護日本的南韓、青島都減低了軍事價值。同時，在經濟上，中國原料從此不會隨其所欲的供給，南洋市場的納胃也因局面波動而萎縮，日本內部人民力量增強，扶日經濟前途黯淡，徒然增加美國納稅人的負擔。這中間，中國局勢的刺激性最大。因而傳出美軍將撤出日

本的消息。

然而美國是不會放棄日本的。在軍事上，它是美國「島線」的一環；在政治上，它是亞洲反共的堡壘。一句話，日本是美國在遠東的憲兵。它是不會拋棄這個工具的。羅雅爾散播撤出日本的流言，麥克阿瑟堅決否認如此，華盛頓與東京之間關於整個遠東策略的爭論，弄得相持不下。但從二月以來一連串的東京會商看去，還是麥克阿瑟—魏德邁—白吉爾這一派佔着上風。

這是怎麼說呢？不止從羅雅爾收回他的試探性談話可以看出，另舉兩例：一是駐華美軍顧問團撤往東京。這個顧問團，既不駐華，又不返美，遠離南京以後，去到東京活動。巴大維在二月初的東京會商中屢次出現，可見一斑。受華盛頓軍部指揮的巴大維，與東京麥帥總部起始就有若干歧見，現在彼此間的歧見相信減少了，對華政策的擬議與執行，東京將是一個發動的樞紐。對華急進派的意見顯然居於優勢。另一是朱世明代替商震出任中國駐日代表團長，東京各報紛傳中國佔領政策將有改變，謂該代表團將撤離日本。商震氏否認其說（中央社東京七日電）。其實，朱氏去歲隨蔣夫人赴美，據二月五日「世界展望」所言，專司爭取美方軍事援助，向國防部長福萊斯特及魏德邁等進言，使說服杜魯門相信兼顧亞洲，不致困難。如今，朱氏新任所，正在美國重亞派與急進派的重要人物駐節之地，可見其巧合之妙。

照現狀看來，麥克阿瑟的意見暫時打消了羅雅爾的談話。二月上旬抵日與麥帥晤談的藍姆賽（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說：日本是遠東方面「美國的生命線」，戰略上重要性甚大。他說，日本以及關島、冲繩島及非律賓等的地理位置，在戰略上極爲重要（合衆社東京二月十日電）。最「坦白」的言論還是出自麥克阿瑟口中，三月一日，他對「倫敦每日郵報」記者說：

「我們的防衛準備乃根據在大陸上。我認爲太平洋乃可能的敵人的進攻道路。現在太平洋已成爲一盎格魯內湖。我們的防線已通過一串島嶼直至亞洲海岸。該線自非律賓起，經過琉球羣島，包括主要堡壘冲繩島在內，又經日本及阿留申羣島至阿拉斯加」（合衆社東京一日電）。

麥克阿瑟的談話，無異承認美國，不要了波茨坦宣言，只認爲日本是「防衛美英利益而應予佔領的前哨」，駐軍佔領工作的目的，是要把它變成美國在遠東的軍事跳板。北起阿留申羣島，南迄非律賓，沿着亞洲大陸海岸的一大串島嶼，形成美英在遠東佈置的弓形陣線的一翼，另一翼便是英國策動中的：

亞洲反共聯盟

用來與美國扶日備戰政策相配合。沿美國據守的日非一線南下澳洲，再由澳洲西北向南洋各島，直達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北境。這弓形陣線恰好包圍了亞洲大陸。

對於中國的局勢，英國愛莫能助，力不從心，強嘴的貝文也不得不承認經濟困難，要審慎行事。但是，這並非英國對於全球反共事業不夠熱心，相反的，度德量力，承認事實，她朝遠處打算，利用東南亞一帶錯綜複雜的地理因素，容易深藏埋伏，組織區域聯盟，以便保持既得利益，進行反共工作。

事情可從一月廿日的亞洲會議敍起。亞洲會議與喧嚷已久的「東方聯盟」有相通之處，印度居中具有橋樑作用。她自始就奉行聯合王國共同的對外政策。二月廿八日，在新德里舉行的英自治領非正式會議，就其性質來說，則是一月間亞洲會議的延續。亞洲會議藉口援助印尼而召開，英自治領會議則係研究解決緬甸內爭，實際上，這都不能說明整個會議的眞實任務。眞正的任務是組織東南亞聯盟。先由幾個政治關係密切的國家，通過緬甸問題，加強反共合作，再把亞洲會議所造成的聯繫，在這核心之外鞏固起來。路透社倫敦七日電訊稱：

「印度、錫蘭、英國、澳洲的代表上週在新德里舉行的會議，驟然看來和大西洋聯盟風馬牛不相涉，但是很可把它當作和大西洋聯盟同樣重要的機構。新德里會議的直接目的是討論緬甸經濟的惡化，以及此種情勢對東南亞鄰近國家的影響，可是，正如大西洋聯盟一樣，眞正的問題乃是穩定東南亞非共黨地區，藉以對抗莫斯科和共產國際情報局的包圍（按指各地人民自覺的革命運動）。共黨在中國的勝利，使美國支持國民政府的政策證明是失敗了，這使東南亞面臨共產黨侵入的眞實而急迫的危險，除非能夠覓得一項集體防禦的政策。由印度出來領導，召集英共和聯邦中歐亞澳各地份子在新德里開會，共同商討緬甸問題，這一事實增強一般的信心，認爲東南亞的集體防禦政策在抬頭了。」

由此可見，組織反共聯盟的事實，昭然揭露於吾人之前。在政略上，英聯邦各政府決定「與眞實的民族主義者達成諒解」。「對於與共產主義不同的民族主義，應有一統一的聯邦政策」，同時，「事態的發展表示印度終將成爲東南亞抵制共產主義擴張的聯盟的中心」（均見合衆社倫敦二日電）。這就是說，他們的政治對策，着重分裂各國的民族陣線，將保守的反共的民族主義者拉攏出來，另外培植帶有溫和的民族主義色彩的團體，用以對抗各民族的進步力量。在這策略指導之下，新德里兩度集會，便是組織亞洲反共聯盟的發軔。推行此種策略的具體行動，在印尼，則表現在姑息荷蘭誘逼哈泰等參加印尼聯邦；在緬甸，努力將喀倫族叛變與中部緬甸共黨活動分開；在越南，法越成立協定，支持遜王保大重登政壇；在馬來亞，加緊培養已成立的馬來華人聯盟運動；在暹羅，軍事支援鑾披汶政府清剿游擊隊；至於印度當局的猛烈反人民行動，澳洲外長伊瓦特與非代表羅慕諾之熱心組織區域集團，那就無庸再提了。

英國鑒於遠東局勢迅速變化，需要東南亞和英共和聯邦內國家實行有效的合作，據聯合社華盛頓電傳倫敦七日消息稱：「英國已提議召開自治領會議，討論組織亞洲反共聯盟。此間消息靈通人士八日稱：此項計劃大綱業已送到華盛頓官方」。同日合衆社倫敦電稱：「英要員若干人已自倫敦前往各自治領，討論各自治領互相有關的緊急要事。殖民部長李斯杜威爾已於八日晚赴紐西蘭及澳洲。聯邦關係部次長華克已赴巴基斯坦、印度及錫蘭。另一次長已在赴南非途中。內閣祕書長勃魯克已動身往加拿大。權威方面稱：他們的訪問建議中的聯邦會議討論對付亞洲共黨威脅之事，有間接關係。」

這就是英美聯合在東南亞所進行的遠大計劃，漸漸成形，面目畢露，其目的在

阻擋歷史巨輪

向前運轉。李普曼早把這個計劃的用意寫出來了。他認爲中國大陸上全面易手時，在行政管理與糧食等問題上，困難很大。如果戰爭糾纏下去，局面更窘。因而，他指出目前及將來的援助，「其目的並非在使其戰勝，而無疑是爲了延長戰爭，惡化共區的糧食形勢；同時則給美英以充裕的時間，加強其對於東南亞的控制。他們預料，到那時，新中國終將恭恭順順地前來向他們祈討糧食與機器，而那時中國國內的反動派則在後方破壞這新民主主義國家」（原載去年十一月廿一日紐約時報）。山姆叔叔及其某小伙伴，正在分工合作的推進這個計劃。太平洋彼岸，白銀貸款甚囂塵上。紐約時報三月四日華府消息指出：「在今日白宮全國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中，可以看到英國有一種援華新方案的可能性」。這都表示急進干涉派風頭頗順。然則C字和弓形果能阻擋歷史巨輪的運轉麼？明瞭大勢的大多數人民，都是肚裏明白的。

（二月十一日）

從蘇聯軍事預算說起

王攸篁



和平建設

在最近開幕的蘇聯最高聯邦院與民族院聯席會議中，蘇財長齊維里夫提出了「蘇聯歷史上最龐大的預算案」。該預算規定本年度國庫總收入計四四五、二〇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總支出四一五、三五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收支相抵將有盈餘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最爲舉世資本主義國家所重視的，是關於撥付國防經費的預算數字。這筆國防經費，列爲七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以五盧布折合一美元計算，等於一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這筆國防預算，有着兩大特點：

第一、這筆國防預算較去年度增加約百分之十九；在佔總預算的百分比上，本年度亦佔百分之十九弱，而去年度約爲百分之十七。在絕對數字上，較去年度增加了較多，但在百分比上則增加不多。這一增加，據魏里夫解釋，主因在於批發價格和鐵路運費的高漲。

第二、這筆國防預算，依然沒有冲淡整個預算的建設性和爲人民幸福服務性。總預算的最大部份爲經濟建設撥款，計爲三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次爲社會及文化事業撥款，計爲二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國防經費僅爲前者的一半強，爲後者的十分之七弱。

這說明了，蘇聯在目前的世界局勢下所須警惕和負担的任務，極爲緊迫和繁重，它須提高國防力量至足以臨時迎擊以美國爲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集團大規模備戰與侵略的威脅，但蘇聯的預算還和往年一樣，是一個和平的建設性的預算——主要爲了空前提高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的高漲，及人民物質與文化生活的水準。消息報指此預算爲「表示國民總收入的增加、工人生產力的提高、貨物生產量的增大，以及人民生活程度的向上發展」，並無半點誇張。

其次，即使在純軍事的觀點來看，蘇聯這筆國防預算，是在普遍發展國民經濟及一般經濟情況（包括人民的收入和負担）非常強大的基礎之上提出的。在蘇聯的預算案中，根本看不見國防費用超過財政、資源及一般經濟負荷能力的影跡，反之，它只是一筆非常輕鬆而微小的消耗性支出。誰都知道，只有在這樣基礎之上的國防力量及其充實，才是最強大、最健全和最可靠的。

比照一下

如果我們把蘇聯這個特質的預算，跟戰爭與「冷戰」叫囂得震天價響的美、英、法等國新近提出的軍費及一般預算案比照一下，那末，就會更加淸晰的顯示蘇聯預算的和平性、建設性和健全性。同時，可以在相反的一方面暴露戰爭集團國家外強中乾的虛弱性及其「自食惡果」的沒落趨勢。

誰都知道，在美國，杜魯門也向國會提出了「承平時期最龐大的預算」，但預算的一半以上的部份用到「國防」、「援外」和「冷戰」之途。其中軍費一項爲一百四十三億美元，佔總預算的三分之一。除此之外，還將專案提出武裝西歐的費用，現已初步擬定爲十二至二十億美元。而其他費用呢？例如所謂「新政」的費用呢？計社會福利、衞生、安全方面的經費，僅爲二十四億美元，佔總預算百分之五・七；房屋、教育、勞工、金融、商業及行政方面的費用，亦僅二十三億美元，佔總預算百分之五・四。姑不論美國預算案的反動性、剝削性與奴役性（對國內人民的苛重的稅收、資源及物資用於備戰後對國內供應的貧乏，必然隨之俱來的通貨膨脹；對國外「美援」實際是「援美」的軍火輸出、和對各國市場、資源及獨立主權的侵犯），僅就軍費來說，比之蘇聯的國防預算，在絕對數字上，固然差不多一樣的多，但在各佔其總預算的百分比上美國要多於蘇聯一倍。如果把用於「冷戰」及武裝外國的費用計算在內，則無論在絕對數字上及佔總預算的百分比上，美國都比蘇聯多得很多。

維辛斯基在去年十一月的聯大會上，即曾指出：

「事實表明了：本年度（指一九四八年度）美國的軍費已比上年度（指一九四七年度）增加百分之四十三・四，即增加四十六億美元；而蘇聯本年度的軍費已比上年度減少二十五億盧布（按五盧布折合美元一元計，爲減少五億美元）。蘇聯將全部預算中百分之八十三的經費都用在國民經濟和文化事業方面。將這些數字比較一番就足以把煽動對蘇聯的敵愾心，硬說蘇聯準備進攻別的國家的那些誹謗專家揭穿了。」

今年度的預算，比照起來，更強烈的表明了這點。美國在去年聯大中反對蘇聯提出的一年內裁減列強軍備三分之一及廢除原子彈武器的提案，今年美國更肆無忌憚的明目張胆的要大規模擴張軍備、建立準戰時經濟體制，和締結大西洋公約之類的軍事集團，來冒險發動新戰爭了。

美國這個情形，在英法等國也大體相似。英國在日前下院通過的國防經費，共計七五九、八六〇、〇〇〇鎊，合美金約三、〇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元，這雖然比起美國的軍費來，微不足道，但我們知道，英國的財政及經濟狀況，根本是不能與美國相比擬的。在戰後的年份中（如一九四六—四七年），英國財政上虧了十億零五千鎊，其中軍費的數目佔百分之五十六，人力上的損失更難估計。就是說，英國是在財政及經濟破產的基礎上支持兩百萬大軍的軍事支出的。今年度的軍費，對英國依然是不勝負担的過大負担，英國已成爲美國戰爭集團的急先鋒了。其他如法國，也居然「如響斯應」地在四日通過供武裝部隊三月至四月之用的五百九十億法郎，合美金約三億元。挪威也有不久將向議會提出六億五千萬克郎，合美金一億三千萬元的軍費預算。

法國的經濟崩潰，比英國爲尤甚，而挪威却是一個小國，但它們竟也甘願充當戰爭集團的一名小卒哩。

總之，在美國好戰集團的策動下，「西方國家」正不惜「以大砲換牛油」，不顧國內人民的犧牲和反抗，更不管其財政及經濟負担不負担得了，毅然向備戰之途邁進了。它們窮兇極惡的做法，在軍事預算上也顯示出與蘇聯的和平建設政策，背道而馳。

誰吃得消

但我們還要進一步看，在軍事預算上反映的這個兩條路線和政策上的鬥爭，究竟誰吃得消，誰是前途有望的呢？

上面已經說過，蘇聯的軍事預算，是建築在國民經濟及人民生活已極雄厚和向上發展的基礎之上的 它不僅沒有超過其財政經濟的負荷力，而且絕不損害財政經濟的發展的。但在「西方國家」完全是另一回事。

美國的大規模備戰計劃，雖然也是建築在財政及經濟的雄厚基礎之上，目前不致超過其負荷能力，却不是建築在它國民經濟向上發展的基礎之上，更不是建築在國民生活富裕和向上的基礎之上，所以，龐大的備戰消耗，是會日益接近和超過其財政經濟的負荷限度的，它並將加深和加劇美國在逼近的經濟恐慌的程度。最近本刊已有許多作者一連分析過，美國今年起更瘋狂更強烈的推行備戰計劃（包括平時生產之轉化爲軍事生產，準戰時經濟體制的建立），是在「杜魯門不景氣」重重籠罩下開步的。軍火定單、武裝援外及「冷戰」費用，變成了美國獨佔集團追求戰爭高利潤及挽救經濟恐慌的唯一出路；但這只有更強烈的引起對美國人民的高度剝削，損害美國的國內市場，增長生產的飽和點，及破壞大西洋公約集團國家的經濟活力，最後只有更悲慘的摔下來。

如從西歐各國的經濟情況來說，這個悲慘的命運，就更明顯的了。

美國大規模的備戰計劃，是爲了挽救「杜魯門不景氣」而提出的，西歐等國的響應備戰，則是由於被美元牽着鼻子，想用USA製的軍火來維持其用政治經濟方法所無力解救的政治經濟統治政權的鑽牛尖。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她們虛張聲勢的備戰計劃，根本不是建築在健全的基礎之上的。但蘇聯及東歐國家則不同，她們在資本主義西方的敵視、包圍和侵略威脅之下，雖然也必須維持和增強其國防力量，然而，這並不妨礙其向前猛進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不斷增長。他們的無敵的國防力量，一方面建築在她們增長不已的經濟基礎之上，另方面又潛在於其國內及世界人民民族的覺醒、警惕、團結、壯大和緊密的政治組織與堅強的領導之上。

美國軍事定單和軍火租借的恢復，是否來得及挽救其業已達於爆炸點的「杜魯門不景氣」，已有不少作者指出其十分可疑。更重要的，是這種瘋狂做法，不僅將會加深美國人民的犧牲痛苦，激起美國人民的反抗，而且它並將加深被武裝各國的經濟破產、激化世界人民民主力量的和平運動。

我們且不說最近西歐及其他各國共黨所一致宣布的擁蘇反戰的宣言，就從經濟上說，最近也有一些不完全的報導，顯示各國的經濟局勢的急劇惡化，及因「美元攻勢」而加強的不安與矛盾，已至日益嚴重的地步。有一則關於法國經濟情況的華盛頓報導說：

「外交政策聯合會稱：法國居伊政府如不制止通貨膨脹並消滅黑市，則將不能持久。雷格斯所作的西歐情況報告稱：在馬歇爾計劃下所作的復興努力，正被廣泛之不法及不合作所打擊。雷格斯列舉法人以黑市價出售食糧，但拒絕將他們不合法的盈餘繳稅。雷氏稱：法國政府必須應付其遭遇的困難問題，並強力執行經濟改革方案，否則勢將不能持久。政府必須使以不誠實及反社會的活動而損害社會者不能獲得利益。雷氏稱：政府必須特別使糧食價格降低，因法國工人收入百分之八十五耗費於此。」（合衆社華盛頓二月六日電）。

又有一則統計說：

「國際勞工局宣布：歐洲六個國家失業人數顯著增加，其中義大利情勢最爲嚴重，去年年底失業者達二、一六一、〇〇〇人，較前年增加四〇〇、〇〇〇人，比利時、荷蘭、法國與德境英美佔領區失業者亦增」（聯合社二月廿六日日內瓦電）。

且看一看美元奴僕們的悲鳴吧：

「法總理居伊答覆外國詢問，在述及陶雷士事件時稱：……如果像陶雷士所說蘇聯將越萊茵河入侵，那末法國一定會遭一場大禍。我們知道很清楚，那時候共黨暴動者及第五縱隊將奪取對政府機構的控制權，而一大批平民將要爲了恐怕自趨毀滅的綠故而並不動員。法國是站在最先的崗位上，可是他不能獨木支持大廈。就是一方面獲得荷比盧的援助，而他方面又獲得英國及其他國家的援助，法國也還支持不了，這就是西歐需要美國援助的原因。我們知道，一旦西歐被佔領了，美國將再度援助我們，最後將我們解放。可是，在下回戰事中，中間過程將是可怕的，說不定我們在獲得解放時已竟氣息全無，而文明也將壽終正寢了。」（巴黎二月廿五日廣播）

但所謂美援，西歐合作云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也是破綻百出的。本月五日有一則電訊說：

「英、法、義、荷、土耳其、瑞典、瑞士的高級政府代表，五日繼續在此間舉行祕密商談，試行調和英國和歐陸國家對重建接受美援國家經濟的見解」（路透社巴黎電）。

英國想在美援及歐洲經濟合作計劃的掩護下，攫取對西歐各國的自私利益，業已引起英法及其他西歐間始終無法緩和的矛盾。英國「每日鏡報」揭露了一項眞相：

「英法兩國關係，自維琪時代以來，未有若今日的惡劣。兩國關係難以改善的理由有：一、法政府拒絕英國的四年計劃；二、法國憎恨英國復興德國工業的政策；三、法國現又對英國恢復不信任態度」（二月十三日該報）。

在上述不完全的一些報導中，綜合來看，不難知道目前窮兇極惡的在美帝策動下的西方備戰計劃，是怎麼一副尷尬相：一方面是美國長驅直入的經濟擴張、奴役和軍事圈套，另一方面是一大批窮親戚在美元糞盤旁邊的爭攘、腐敗、沒落和沮喪。把這副尷尬相跟蘇聯及東歐等國比看一下，是一個多末強烈的對照啊！



華爾街在非洲

劉孟思

在目前，美國組織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約的殺伐之聲，誠然叫囂得最利害，但杜魯門所謂開發落後地區的「大胆的新方案」，也在密鑼緊鼓地進行中。

所謂「開發落後地區」，實卽是華爾街對殖民地國家的新的全面的猛攻。由於馬歇爾計劃的實施仍不能解決美國的生產和資本過剩的危機，由於加緊搜刮戰略物資的要求，由於四方八面覓取基地包圍蘇聯和鎮壓殖民地革命的戰略上的要求，華爾街認爲有展開這種猛攻的必要。

但是，事實上，在戰後期間，美國資本已開始狂暴地侵入各殖民地的國家。例如，自戰後以來，美國對亞洲的貨物輸出已增加百分之二二五，對非洲的輸出已增加百分之二五〇；又如一九四八年美國超記錄的國外直接投資爲六億五千五百萬美元，其中中東和非洲兩地區獲得一億一千五百萬美元。

華爾街之侵入我們所在的亞洲，是我們比較上熟知的事，盛產石油和有戰略重要性的中東在金圓支配之下，也是「如所週知」，但被稱爲「黑暗大陸」的非洲，怎樣給金圓滲進去，美國對牠的企圖怎樣，像是不大爲一般讀者所知，值得特別加以揭發。

* * *

華爾街積極入侵非洲，不是沒有理由的：第一，這塊「黑暗大陸」貯藏有世界上很豐富的金礦、鑽石、鈾、銅、錳、錫、鉻、釩、鈷、白金、燐灰岩、石油、鐵等有價值的礦產；生長着棉花、樹膠、咖啡、可可、甘蔗、花生等有用的植物。其中鈾、銅、錳、錫、石油等戰略物資特別是美國搜求的對象。第二，非洲的人口雖不多（一億六千萬），但那兒的土著居民卻可供毫無憐憫的剝削；非洲強制勞動的擴展規模是資本主義世界中任何地區所沒有的。第三，在戰略上，非洲對美帝國主義也是有其重要性的。在第二次大戰中發揮作用的北非海空基地，在未來的戰爭中固仍有用處，而且，在美帝進攻蘇聯的計劃中，由利比亞、埃及、英埃蘇丹、至厄立特里亞一地區，更被目爲向南俄進攻的第二個前哨基地（卽美方所謂「西方國家的第二道防線」，第一道在中東）。第四，非洲對美帝國主義的抵抗比較薄弱，那兒的民族解放運動雖已勃興，但還沒有東南亞那樣轟轟烈烈，而法比葡等舊殖民帝國也無力阻止美帝的闖入。

有了這幾個原因，華爾街在非洲的擴張便異常積極，而這一塊近三千萬方公里的大陸，西自葡屬幾內亞，東至舊義屬索馬利蘭，北自摩洛哥，南至南非聯邦，便成爲美國獨佔資本家的新樂園。

* * *

華爾街在非洲的踏脚石是利比里亞。這一個名義上獨立的「黑人共和國」，實際上早已成爲美國的殖民地。遠在一九二八年間，美國樹膠大王福爾斯東（Firestone）便攫取了利比里亞一百多萬英畝的土地，利用奴隸勞動來大規模地種植樹膠。現在福爾斯東的樹膠園中工作着二萬五千的黑人。二次大戰以後，其他獨佔資本也步福爾斯東的後塵，其中前任國務卿斯退丁紐斯集合鋼鐵、電汽、汽車、保險等大公司的代表而創立的利比里亞公司特別規模宏大。牠與利政府訂立協定，許可牠採掘礦產，開發農業，經營運輸與金融，以八十年爲期，利政府須予以履行這協定的一切方便、必要保障和特權。這卽是說，牠實際上操縱着利比里亞整個經濟。

在軍事方面，利比里亞的京城蒙羅維亞和海港的黎波里已成爲美國的海空基地，美人在那兒構築着機場，以及從京城通往西非洲一條大汽車公路。他們並在擴大蒙羅維亞港口，爲此已化掉二千五百萬美元。

* * *

另一個名義上獨立的非洲國家阿比西尼亞，以富於石油之故，也是美國獨佔資本活動的園地。早在戰前，美國已獲得由亞的斯亞貝巴到剛比亞的鐵路建築權。一九四五年秋辛克萊石油公司又獲得在該國全境探測和開採石油的特權。此外，美資的阿美航空公司在戰後已開闢了亞的斯亞貝巴至開羅和吉布的兩條航線。戰前義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地位漸有給美國取而代之之勢。

至於第三個「獨立」國埃及還未擺脫英國的羈絆，如今已受華爾街覺手日益加緊的控制。美資之透入埃及開始於一九〇二年，以後增加得很快（總投資額由一九三六年的八百三十萬美元增至一九四〇年的二千二百七十萬元）。美資活動的範圍包括商業、工業、金融和運輸。汽車、機械、冰箱等貨物的出售，煤油的供應，已爲美人所壟斷。在二次大戰前夜，洛克非勒系的兩家油公司獲得在埃境六百萬英畝地區探測煤油之讓與權。戰後，美公司與英埃公司又訂立協定共同開發西奈半島的油田。埃及的國外航空線的大部握在美國之手。

這一兩年，在埃及人民反英聲中，美帝更謀排去英國而獨佔埃及。一年多之前，美國鋁工業大王雷諾親自跑到埃及去，考察在埃建立鋁工業，製造鋁火車、鋁船的可能性，建議組織一個資本五百萬鎊的美埃合資公司，美出一半，已有成議。又美國出入口銀行曾於去年貸款五百六十萬美元給埃及肥料化學公司，在蘇彝士區建築化學工廠。美國對埃及農業的「發展」，也很關心，不少美國農業專家跑到埃及去充顧問。美國還有埃及「科學考察團」、「古物考察隊」一類的組織，混有大批軍官在裏頭，在埃及各地測量、照相、和作一切間諜的活動。前傳美國建議派專家助埃制定防衞蘇彝士運河的計劃，雖未證實，但埃及政府確在倚賴着美國軍官來草擬編練埃軍的計劃，以及自美取得軍火的供應。開羅的美大使館還設有特別的情報組織，幫助埃政府對付埃及人民解放運動。這樣說來，埃及不僅遭美元的透入，而且有成爲希臘第二的危險了。

* * *

中非比屬剛果一向以產銅（卡登加區）見稱，牠的鈾和鈷——特別是鈾——更有世界重要性。在戰前，估計剛果一地的鈾礦佔全世界已知鈾礦貯量百分之六十，其後產量大增，牠在世界的比率一度增至百分之九十以上。剛果所採掘的鈾礦全部爲美國收購（一九四〇年爲一、〇八八噸，一九四五年增至近一萬噸），因而美國在比屬剛果的對外貿易的比重也急劇增加。此外，美國還把剛果採得的大量錫、鈷和其他金屬運至美國。根據馬歇爾計劃，比利時有把他的殖民地的稀金屬和有色金

屬供應美國的義務，美國自然予取予攜。剛果實在已成爲美國獨佔資本家的財產了。

法屬摩洛哥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不獨戰時供美軍利用的摩洛哥海空基地，如卡薩布蘭加、馬拉克斯、阿格第亞、瓜爾薩沙特等仍在美方手中，而經濟權也漸入華爾街的掌握。一九四七年末，美衆院一個特別委員會自法國替美獨佔資本獲得開發摩洛哥天然富源之權，跟着，新的美國公司便像雨後春筍一般在摩洛哥茁生起來。其中，鉛礦採掘公司、泛美摩洛哥公司、芝加哥摩洛哥公司、美國罐頭公司、卡薩布蘭加供應公司等是最著的幾個。這些公司都忙於搾取摩洛哥的戰略資源或其他有用的土產，而增加牠們的收入。近年摩洛哥美孚油公司已增資五倍有奇。新近牠開始開掘新油井，并計劃在黑石岩地區建築煉油廠和把油港卡薩布蘭加的設備改善。一九三八年，美國在法屬摩洛哥的對外貿易中無足輕重，只佔牠的總輸入的百分之五，一九四七年則增至百分之二十一（三千餘萬美元）。由此，可見美貨也逐漸泛濫於摩洛哥市場了。法國爲報答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要把摩洛哥和法屬非洲其他地區的門戶開放給美國，法屬西非的鐵礬土也是指定供應給美國的戰略物資的一種。但美國不以經濟的搾取爲滿足，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就已開始引誘摩洛哥的蘇丹，對他保證協助摩洛哥脫離法蘭西，現在連阿爾及利亞的分離派運動也受美國的支持了。

＊　＊　＊

南非聯邦和羅得西亞是英國在非洲極有經濟價值的殖民地，但近年也給美元滲透了。美國在南非聯邦的投資現已超過一億美元。這一兩年間，在南非的美國公司分行、美資佔優勢的合資公司和美人所收買的企業之數都大見增加。例如一九四七年，聯邦政府曾以二百萬美元把奧太維（舊德屬西南非地區內）的銅礦和鉛礦出售給摩根銀行系的美國「紐蒙特・梅寧公司」。去年夏，又宣佈在約翰內斯堡建立一個採銅公司，由美國銅礦大獨佔企業的「肯奈科特產銅公司」合資經營。此外，通用車胎橡皮公司還計劃派遣技師赴南非，以指導車胎的製造。根據英美所訂馬歇爾計劃雙邊協定，南非應把鉛、鋅、錳、鉻、鎢和白金獻給美國。去年邱吉爾的老友史末資將軍下台之後，代替他的是親美的馬蘭政府。他於去年頒布法令禁止英鎊集團各國在南非投資，顯然是便於美國資本的獨佔。倫敦「經濟學者」對此大表不滿，並稱其原因爲對華爾街唯命是聽的馬蘭政府上台的緣故。正因爲美國在南非有這樣重大利益，美國在聯合國的代表不止一次地爲南非的強制勞動和種族歧視強辯。

羅得西亞應供給美國的戰略物資爲銅、鉻、釩和雲母。牠的銅特別爲美所垂涎。美國去年銅的消費逾一百萬噸，而羅得西亞的銅產在二十萬噸以上。美人正要求擴大對該區銅礦開採的廣大的機會。

此外美國還搜刮英屬黃金海岸的鐵礬土和錳礦；在法屬塞內加爾、喀麥隆、葡屬幾內亞各地都取得很大的讓與權，在義大利舊殖民地之厄立特里亞、利比亞和的黎波里又保留有軍事基地。

＊　＊　＊

由上述的零星資料，雖未能窺見美國在非洲擴張的全豹，但已可見一斑。非洲名義上雖仍是英、法、葡、比、西等國的殖民地，但經濟實權已漸移向美人手上，杜魯門開發落後地區計劃如施於非洲，這種趨勢自更強化。但是，正如蘇聯葛雷平教授所指出：

「美國獨佔資本在非洲佔得領導地位後，激起了帝國主義陣營內部，首先是英美間對立的尖銳化。與美國的擴張同來的是加緊對非洲人民的壓迫，因爲美國右派集團支持全世界的反動勢力，並以較美國自己國內更猛烈的力量進行對土人（以黑人佔大多數）的種族歧視……就是因爲這個緣故，非洲人民民族解放運動的目標不但是從舊殖民強國如英法比等的帝國主義壓搾中求解放，並且還要反抗用『援助』的辭藻來掩飾其對人民奴役和破滅的猙獰的美國帝國主義」（一九四八年十月八日「新聞類編」）

三月十一日寫完。

新時代的「工程師」

◉捷克印象之一◉

大古

我會見了不少捷克人，他們給予我的一個共同印象，是爽朗、勇毅、不自私、富責任感。雖則，他們都是從苦難與折磨裏奮鬥出來的，在他們的臉上，我卻找不出一絲憂悒，每個人都像剛出鳥籠，飛翔在自由的天際。

這一點也沒有誇大，他們確確實實是解放了，是自由了。解放并沒有使他們放任，自由反而喚醒了他們的自覺。他們自覺到自已是新時代的主人，他們自覺到自已肩頭上的責任。他們爭着獻奉自已的一份力量，替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多流幾顆光榮的汗珠！

我參觀了一家斯柯達工廠，它是製造鋼鐵機件的，在捷克首屈一指，僱工有四、五萬，規模宏大。在各個工場裏，我感應到一種融洽愉快的氣息，工人們有說有笑，動作勤敏，我直覺到他們在自發地進行着生產競賽。在熔爐旁，我們注視了好一回。有位工頭跑上來，替我們解釋爐火的熱度與熔冶的成份，還把透視鏡遞給我們，像一種淡藍色的雲片，放在眼前，正視熊熊的巨火，就不再覺得刺目了。

為了想多知道一些他們的勞動生活，我邊看邊問，由伴我參觀的阿道夫·費爾曼氏從中傳譯：

「你們的生產進度，是按照預定計劃的吧？」我首先發問。

「是的，」他點點頭。「我們什麼都按照計劃，差不多每一個生產部門，都超過了預定的目標。」

「計劃是政府當局擬定的嗎？」

「什麼計劃，都是由政府、專家與勞工代表聯合擬定的。」

「生產超過了目標，有沒有什麼獎勵？」我再問下去。

「有，」從他的皺臉上浮現了笑容，他撓起了大姆指：「那一個成績好，就可以得到勳章。我們的勞動英雄勳章，代表最高的榮譽。」

「你們整天在熔爐邊，一定很辛苦呢？」

「沒有，沒有什麼！」他把手搖了搖，「我在這個工廠裏，工作了將近三十年，再沒有像今天這樣愉快了。我們的工作，雖比一般辛勞些，然而一點也不苦。國家特別優待我們，我們的配給糧食，比普通人要多一些。」他帶着感激的語調，又接下去：

「現在再辛勞些，我也情願，這個廠是大夥兒所有了。」

「現在你們也參加工廠管理嗎？」

「對啦，廠裏決定什麼事，都會徵求我們的意見，在廠務管理委員會裏，也有我們的代表，這是大家的事，誰都不能獨斷獨行。」他豪然一笑。

「這個廠國營了以後，生產量提高了吧？」

「噢，那不好比了，現在的產量，已經趕上戰前了。」

談到這裏，一爐鐵熔好了，許多人忙着倒它出來。看完了這緊張、熱烈的一幕，我們道謝辭出。這段簡短的對話，使我深切地體味到：從剝削中解放出來的勞工階級，因為解除了精神上的苦悶與物質上的苦難，所以遠比過去勤快了。捷克是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在一千四百萬人口中，工人佔了百分之四十，他們從前是被剝削與被損害者，今天已成為新時代的工程師了。

有天早上，冷霜遍地，我們搭國營旅行社的長途汽車，從捷京出發，到鄉下去實地觀光。沿途風土，有點像冀中鄉村。路過幾片大平原，在田野間見到好些刈草機與牽引機。正午，我們在一個小鎮上進餐。飯後，大家分頭採購一些土產，留作紀念。鎮上有家農業產銷合作社，經理是一位年青人，精幹、熱情、善於接待。他剛從一個專科學校畢業，懂英語。他見我是外地人，格外客氣，我順便向他探詢了：

「聽說前兩年，這兒雨水不調，收成不如戰前，你們糧食感到缺乏嗎？」

「不錯，前兩年小旱，農作物很受影響，今年的景況，要好多了。但我們食糧并不缺乏，過去一年裏，蘇聯接濟了六十萬噸穀物給我們。」

「你們的工業發達，農業機械化的程度很高吧？」

「你要曉得，這次戰爭中，我們農村裏的壯丁，傷亡得太多了。」他不勝感慨似的。「目前的農村勞動，還差十八萬人。所以，政府對於機械化的發展，非常努力。兩年來，許多國營的農業機器站都已成立了，所增加的各種農業機器，總有二、三十萬架。」

「照這樣說，大規模的集體農場，現在已有不少了？」

「是的，合作農場有很多，但比較起來，還是中、小農佔優勢。私人農家也同樣可向國營農業站租用機器。」

「土地改革成功後，農業生產力是否也跟着提高了？」

「當然的。我剛要告訴你這一點。」他從抽屜裏翻出一張畫報來，上面載着一位老農夫

的牛身像，他指着說：「他是摩拉維亞省的農民，今年快六十了，從十四歲起，就一直幫別人耕種，忍受了四十多年的虐待與剝削。到前年，他才分到土地，他眞快活極了。從早到晚，他辛墾不歇，他這塊土地上的收穫量，比往年還不止多一倍，爲了感謝政府的恩惠，他全部拿來捐獻給國家，他現在是全國崇敬的模範農民了……。」

還沒有談完，進來一位顧客。他過去照呼，我就向他告了別。歸途中，我對車窗外邊的景色，似覺得有些親切之感了。農人翻土忙，準備着下一年的耕耘。

在我逗留的這段日子裏，我也接觸了其他各界的人士：公務員、教授、學生、新聞記者、婦女、商人。他們互守崗位，各盡天職。初到捷克的人，第一個新鮮的印象，就覺得捷克公務員富有朝氣。天剛亮，電車上已擠滿了男男女女，一人手裏挾一份報，活力充沛，每個人像都在追求着崇高的生命境界。原來他們是趕去辦公的，那時還不過早上七點光景。

這裏的公務員，毫沒有虛驕之氣。有次，我到外交部訪晤對外文化處負責人克林蕎耳，他剛在會客，他的秘書接待我，閒談了十幾分鐘，他怕我等得不耐煩了，跑進內室去通知克氏，克氏謙和有禮地出來，先向我致歉，請我再等一忽兒，他馬上就來。捷克外交部雖設在一座巍峨堂皇的舊皇宮裏，但你進進出出，不會感到他是「衙門」。

捷克公務員的收入，並不比技術工人優厚，工作倒特別繁重。他們替人民做事，忍勞耐苦，清廉自守，不愧爲新社會的「公僕」。「做官」這一個觀念，在這兒已被揚棄掉了。

西方國家的惡意宣傳，蒙住了不少人的眼睛，使他們懷着一種恐懼，總認爲在新民主國家裏，知識份子與自由職業者不會有好日子過。然而，造謠家儘管胡說，自由的果實，還是纍纍地掛在民主大樹上。我曾與高等經濟學院的教授富卡柯氏長談過，他非常懇摯地給我訴述了知識份子的實際生活。他告訴我，所謂「思想統制」，全係憑空揑造，我永遠忘不了他那段短而有力的話：

「新社會要有新教育，是順乎事理合乎人情的。這個再教育的工作，並不帶強迫性，主要還是人民自己要求這樣的。研究、學習，一切都自由，當然，法西斯毒化思想，在這兒是不容許存在的。」

我參觀了幾座學校，有大學，也有中學。我看到各校師生，都陶融在一種莊穆歡躍的新環境裏。認眞、孜孜不倦，大家埋頭在書本上，實驗室裏更是生氣勃勃，他們在發掘智庫，配合新時代的需求。校裏有各種各樣的課業活動，使學校生活與社會生活打成一片。

捷克新聞公務員勤忠職守，同樣値得推頌。在這裏，報紙是屬於人民的，報人專替老百姓說話，它不會撒謊，它所反映的，盡是眞理。祇普拉格一市，就有十幾種報刋。因爲這是人民自己的報紙，人民才樂於閱讀它。捷共、社會黨與工會的機關報，銷行最廣，前者每天暢銷五十萬份以上，後兩者亦達三十萬份。

對於新社會的改造，捷克婦女也不甘後人。在每一個場合，她們都有光榮的表現。全捷女子人口，約有六百三十萬，從業的，就佔了百分之三五。是從大學到研究院，從工廠到農場，從銀行到公務機關，她們的工作成績，都一樣優異，一樣出人頭地。在政治上，她們也參與領導。國會裏的女議員，現已增爲三十六位，副議長就是一位婦女領袖（她叫 Anezka Hodinova-Spurna），另外，糧食部長也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女性（她叫 I. L. Jankóvcova）。長期被社會所埋沒、所糟場的捷克婦女，現在不僅眞正得到了解放，並且挺立起來，成爲新時代的保姆了！

就說商人吧，他們的意識，也隨着存在而改變了。錢同樣可賺，「逐什一之利」的自私心，已一天天淡漠了。我離開捷克的那天，身邊還剩有一百多個克郎（捷幣），打算用光它，就到一家大舖子，想多買些點心、水菓，帶在路上吃。店老闆替我選了很多很多，裝滿一個大簍筐，算算錢，還不够幾個克郎，我請他拿下二只蘋菓來，他還是給我放了進去。二只蘋菓，原算不了什麼，但這一個經驗，使我體認了人世間還存在着溫情。我不敢說捷克商人一點也不自私，至少，在他們身上，我們已嗅不到剌鼻的市膽氣了。

信筆寫來，雖盡是些片斷的印象，但它們却是一幅活生生的素描：很平凡，也很富偉大的啓示。在新生的捷克，社會的殘渣與浪費是沒有了，每人守着各人的崗位，像一個齒輪，銜接起來，推動時代的巨輪，向新民主主義的征途前進，前進！他們是新社會的主人，他們同爲新時代的「工程師」！

一九四三・三・二・追記。

讀者·作者與編者

幾點意見

[illegible]

江汶先生（海鹽）：謝謝你的獎勉和建議。[illegible]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Мир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十期

一週外論輯要

小宜輯譯

一「李宗仁路線」

李代總統以劣勢戰優勢，在許多人看來似乎是杜魯門總統的中國版。他謀取和平，不失尊嚴，又不放棄權力，因此愈來愈得民心了。雖然他須在現局勢下應付內閣危機，不無為難之處，但又安知非福？

李總統與種種詭計和政治陰謀作堅決鬥爭而不肯認輸，這種精神已經贏得了大衆的尊敬和悅服。現在他顯然又面臨考驗，但是目前有利的形勢可能使他轉入勝利。

李總統所需要的，是一個堅實統一的團體，絕對不猶豫、不隨便離開原定路線、能遵守紀律。支持「李代路線」，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當然，鑒於經濟不斷崩潰，金圓券迅速貶值，要號召這樣一羣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這是一件可行的事，而且是辦得到的事。中國在危難中求出路的能力，過去好幾次都由事實證明了。現在中國又面臨考驗，但是這一次的困難應該成功地克服的。

一線成功的曙光正開始在地平線上透露，我們決不能在這時候放棄和平、團結和恢復繁榮的努力。李代總統的努力已經使許多人感到問題的解決比我們所想像的要近。此刻大家正該團結起來，證明中國依舊有一個國民政府，有能力規定正確航路，抵達預定的目的地。（三月九日大美晚報）

賴普漢的援華建議

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希望在中國繼續工作一年，倒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據說賴普漢特別指明他所建議的援助，祇限於政府區域，這等於說他對於中共佔領區域不作援助計劃。記得去年經合總署署長霍夫曼在上海記者招待會上，曾經表示假使經合署能夠和中共成立滿意的協議，也許會考慮在中共控制區域工作的。賴普漢的建議，似乎表示經合署已經改變它的立場了。

可是，這種轉變也並不太突然。過去兩三個月來，各種事實證明經合署已經在減少受共軍威脅區域裏的活動，而集中注意於台灣和華南地區了。

賴普漢的意見似乎頗難統一。據說他將請求國會撥款援助依舊在國民黨控制下的地區，但同時又表示共軍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渡江，「不會受到多少軍事抵抗」。他又說「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厭倦戰爭，要求和平」。

在這種情況下，賴普漢先生以為他的援華計劃能有什麼成就呢？他不願意援助中共統治區域，但又想援助國民黨區域裏的人民。而同時，他又似乎覺得假如共產黨喜歡的話，國民黨區域會馬上不存在的。他似乎也表示自己相信國民黨區域的援助計劃是暫時性的，因為他只建議食物和原料的援助，而這種援助是一天一天作打算的，某一城市或地區一經易手，援助可以馬上停止。

除非我們推斷說賴普漢的話是有政治動機的，否則他的意見真使人迷惑不解了。不論我們這種推斷是否正確，他的非正式申明已經產生了重大的政治效果。新美援的建議提高了國民黨軍隊的士氣，也可以增強國民黨在和談中的地位，因為美國表示繼續援華，就等於向中共申明華盛頓並沒有完全丟開南京不管，而且假如戰爭繼續下去，政府軍還有獲得更多美援的希望。太平洋彼岸傳來的振奮人心的申明，也可能加強李代總統在黨內鬥爭的力量。有些將軍們覺得南京的食槽空了，不值得戀棧，二千萬美元一月的美援希望，也許可以拉幾個回來呢

在賴普漢氏還沒有把援華計劃的細則提呈國會之前就作批評，也許會欠公正，但是我們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提議對華作更多的援助，總是不聰明的。這種援助一定會引起中共區域內的新反美情緒。現在經合署已經留下記錄表示反對援助中共區域的人民了。中國人民一旦由國民黨統治轉入中共統治時，美國就不再關心他們的苦痛了。這顯然是黨派性的援助。

建議援助祇限於國民政府區域的人，也許會以北平經合署的經驗為例，證明與中共合作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經合署除了祇援助歡迎美援、願意和美籍職員合作的中國人之外，別無其他辦法。我們懷疑這理由的正確性。

經合署自稱在北平儲藏了多少食糧，在中共佔領北平前屢次提及，並且公開說北平將是一個試驗。中共在接收北平後不久，就直截了當的把這些食糧據為已有。經合署職員和別的許多人馬上叫嘆說：「我們早就告訴你們啦，你沒有法子和共產黨辦事的！」可是中共卻聲稱經合署所說的食糧早已由該署撥給國民黨當局，已成敵產，因此當然是新政府的財產了。這一點倒是非常有趣的。我們以為經合署應該宣佈這些食糧的實際情形，說明倒底有沒有撥交國民黨政府。

我們依舊以為美援應該繼續；在這艱難的日子裏，應該無分信仰，救濟全體中國人民。我們以為祇有這樣才能爭取友誼。援助某一方面的政策是錯誤而愚蠢的，尤其當接受美援的機構，似乎並不能妥善運用援助。（三月十二日密勒氏評論報）

西方各國的對華戰略

西方各國的外交部中凡是須為中國問題動腦筋的人，在這些日子裏沒有一個是快樂的。雖然至今還沒有人公開這末說，但是實際上西方各國為了沒有其他滿意的辦法，現在是準備讓中國的局勢自然發展了。西方各國不會為了阻止中共統治中國而作戰，正如一九四八年當共產黨在鐵幕後各國鞏固政權時，西方各國也沒有起來作戰一樣。

但這並不是說華盛頓、倫敦和巴黎已經聽天由命，任憑蘇聯永遠控制中國了。

事情將怎樣發展呢？

誰都沒有時間顧及戰略行動哩。現在只討論到政策問題。政策依然未變：用種種方法減少蘇聯對於中國局勢發展的控制力，直到完全排除蘇聯的勢力為止。

於是再討論戰略。軍事干涉中國當然是不可能的。那末還有什麼戰略可用呢？

在我們面前似乎有兩個辦法——大半是仿傚英國對於東歐各國的外交戰略。

第一是：等中國新政府成立後，就小心謹慎地按外交條例和新政府做生意。不論這政府共產化到如何程度，它總得和西方各國做生意的。它總要出售茶葉和鎢絲換取卡車、汽車和汽油的。

做這種買賣等於賭博。到頭來，也許會使共產主義能在中國生存而且成功。可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將來什麼都可能發生的。南斯拉夫狄托元帥的共產黨發現自已願意和西方各國做生意。也許這種生意經同樣的會加強中國反共份子的地位。中國的反共份子太多了，勢力太大了，而且他們對於中國的經濟生活太重要了，決不能在一夜之間就被擊潰的，甚至十年也許擊潰不了。

第二在於將來。美國對日本的軍事壓力曾使日軍退出中國。今天美國雖然不能對莫斯科施用壓力，但是局勢可能發生變化的，而且實際上的確在變化中。也許總有一天，莫斯科不是用和平方法和美國解決各種懸案，就須訴諸戰爭。

從這遠景中，我們可以製定一般的戰略計劃。這是一個長期計劃，相當的模糊。這計劃也許會失敗。這戰略多半是爭取時間，理論的出發點是：蘇聯在中國的勢力是蘇聯在歐洲勝或敗的副產物。也許事情會有新的發展。否則，西方各國會像英國人對待狄托的共產政府一般對待中國的共產政府，希望相似的局勢，會產生相似的結果。（Joseph C. Harsch，美基督科學箴言報。）

本欄文字，純為外國人對我國局勢議論的介紹。絕不能代表本刊的見解——編者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本社叢書一律按基價三〇〇倍計算

END